

“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”。清朝各代皇后（太后谥号亦为皇后）的谥号全称大都为十九字。有的还少，如慈安太后只有十七字，独慈禧太后有二十五字。其生前权力大过清朝任何太后，死后的谥号之长亦独居首位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

## 所见最早的丛书目录《二酉洞》

鲍国强

查考古籍要利用丛书目录。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日本刻本《二酉洞》，是我见到的最早的丛书目录，比我国第一部丛书目录《汇刻书目》（清顾修编，初刻于嘉庆年间）还早一百年左右。

《二酉洞》不分卷，一色时栋编录，林九成校梓，日本元禄十二年（清康熙三十八年 己卯 1699）博古堂文会堂同刻本。书前冠“元禄岁次己卯五月望”松崎祐序和“元禄己卯春二月”一色时栋序，书后题“元禄十二己卯岁十月日 洛阳书肆 林九兵卫 武村新兵卫 梓”，四周单边，白口，半叶高18.8厘米，广13.4厘米，大字十行小字双行行16字，每叶分上下按丛书先后著录子目书名。

书以“二酉”为名，盖取其“书多”之意。大酉小酉二山，在湖南沅陵县西北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四十九引《荆州记》云：“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，相传秦人于此而学，因留之。”后明王养虚有二酉斋，冯廷槐号二酉山人，清张澍辑《二酉堂丛书》，本此。

全书分“经”、“史”、“子”、“集”、“杂”五类，加

上“续”共收书四十种。除《三才图会》是类书外，其他均为丛书。《三才图会》列入的原因，编者在序中说：“《三才图会》一书虽非类书（笔者按：编者称丛书为类书）之列，以其载于草稿，不忍弃去，今存之。”

统观全书，可以看出以下几点：

一、著录的直接依据是读书笔记，而不是具体的丛书。编者曾说他不记卷数“盖因电矚之际不能殫记”。

二、所收也不是编者所见的全部丛书，仅录其要而已。编者在序中说：“古今类书汗牛充栋，非蠡测管见之卒易究尽矣。予所闻犹有《说海》、《说山》、《说略》、《快书》、《前琐编》、《后琐编》、《周易全书》、《玄学统宗》，况天下之广，奇帙奥编，意者不寡，此特昆山片玉桂林一枝而已。至其完璧，他日作续编，再图嗣出。”

三、各丛书之子目亦未全部罗列。少数丛书如《说郭》、《百川学海》、《五朝小说》等子目仅择录而已。

四、丛书与子目的卷册数、著者、版本均未逐一记之。丛书名后间记编者姓名，偶记册数，如“全七十套七百册”。子目著者大部都记，但著者所在朝代名称却大都不记。至于子目卷数则除《十三经注疏》、《尚白斋秘笈》和《又续藏经》外均不记。

五、著录错乱较多。如杂类中的《正秘笈》即《宝颜堂秘笈·秘集》，《尚白斋秘笈》即《宝颜堂秘笈·正集》，《宝颜堂秘笈》只著录“正”、“续”、“广”、“汇”、“秘”五集，缺“普”集（第四集）五十种子目。

六、间或加附注。如《五雅》子目后注曰：“按：此外有《尔雅翼》、《续尔雅》、《博雅》、《蜀尔雅》、《羌雅》等书。”丛书卷帙繁多，沿革经久，确有做附注的必要。

七、用书耳突出类名和丛书简名。全书统一在版框上方加刻有类名和丛书简名的书耳，简练醒目，不为无用。

八、丛书分类比较合理。“经”、“史”、“子”、“集”、“杂”五分法比较符合我国丛书的实际情况，后起的丛书目录基本上是采用这种分类法的。例如后来的丛书目录《中国丛书综录》的“汇编”即“杂类”，“类编”即“经”、“史”、“子”、“集”四类，只不过调换了次序而已。

九、保存了一些未见著于各丛书目录的丛书概况。如子类收有明黄之采编的《十九子全书》，先前只知道黄氏辑有《六子全书》（收文中子、文子、扬子、谭子、商子、荀子之书）。

上述前五点可说是它的不足之处，后四点就是它的优点了。总之，《二酉洞》是丛书目录的草创之作，虽然体例不严，错乱颇多，未附子目书名字顺索引，但查考众丛书子目始有工具书，其功不可没。另外，日本学者编中国丛书的目录，其本身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具体例证。至于中国丛书的目录，日本人竟先于中国人而编，联想到当今日本汉学工具书的发达，不也能发人深省吗！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

---

### · 更 正 ·

本刊1985年第一期《鲁迅家世与越城周氏支谱》一文中，关于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生卒年有误，周福清生年应是道光丁酉十二月廿七日，卒年《支谱》未载。特此更正。